

楔子 成親即和離

窗戶開著，卻沒有一絲風，溫熱濡濕的空氣讓人感到窒息。

紀嬋被一陣蟬鳴聲吵醒，她坐起身，就著些微晨光把臥室打量了一番。

鏤雕著精緻花紋的架子床，幾步開外有張貼著螺鈿的八仙桌，太師椅上的瓷畫在灰暗的光線中格外惹眼，靠在牆邊的條案上還擺著一架她曾學過十年的古琴。

裝修是舊式的，傢俱也是舊式的。

紀嬋按按額頭上方，激烈的痛感再次表明一切都是真實的，她確實穿越到了一個叫大慶的架空朝代，變成一個同樣叫紀嬋的十七歲姑娘了。

「妳不必尋死覓活，此事雖說是妳咎由自取，但到底因我而起，我會負責。」躺在她身邊的男人突然開了口。

負責？紀嬋轉頭看向對方，男人背對著她，寬肩膀，身材修長，長髮散落在褥子上，像團濡濕的海藻一般。

紀嬋記憶裏有這個人，他叫司豈，二十歲，表字逾靜，是原主大表姊的未婚夫，也是原主記憶中長得最好看的男人，只可惜沒有官身，家境也很一般。

原主與他被人下了催情藥，不慎滾到了一起。

兩人都是受害者，但女人受到的傷害總歸更大一些，如果司豈願意負責，對於紀嬋來說是最好的結局。

車禍之前還愁嫁呢，這輩子剛開頭就談婚論嫁了，雖說對方不情願，但也許是個不錯的開始？

紀嬋翹翹唇角，又努力壓了回去。

「當然，如果妳不同意，那咱們便皆大歡喜了。」司豈起身下地，往隔壁走了過去。

紀嬋道：「我同意。」

原主聲線沙啞，略顯磁性，跟她上輩子那把清亮的嗓子完全不同。

她第一次開口，不免有些聽別人說話的感覺，愣了一下，過了兩息後才又說道：

「謝謝你。」

如果司豈實在討厭原主，再和離也成，到時申請個女戶，有原主爹娘的嫁妝支撐著，不愁日子過不下去。

司豈停住腳步，轉過身，目光探究地看了過來。

紀嬋心虛地低下頭，原主愛慕虛榮，嫌貧愛富，一向看不上借住在魯國公府的司豈，言語上的冒犯時常發生，她剛剛那般禮貌，與原主的性格大相逕庭。

不過，原主遭此大難，性情大變，軟弱一些也是正常的吧？

司豈大概也想到了這一點，收回目光，涼涼地說道：「謝就不必了，不過是一同受難，各自成全罷了。」

紀嬋不再嘴快，穿鞋下地，剛邁一步就感覺到來自雙腿的惡意，酸、軟、疼，光是站著都難以為繼。

她揉揉腿上的肌肉，腦海裏不受控制地閃過幾個少兒不宜的動作片畫面，慘白的臉一下子變成了大紅布。

司豈的臉也紅了，逃也似的進了淨房。

紀嬋拖著步子來到梳妝臺前，光可鑒人的銅鏡裏映出一張慘白的小臉。

人是美人，三庭五眼標準，眼睛大而有神，只是眉基稍高，眼窩較深，整體感覺凌厲有餘，嬌美不足。

若在現代，這樣的臉搭配將近一米八的竹竿身材足以讓紀嬋馳騁各大伸展臺。

但在古代，她這樣的姑娘便顯得不夠柔婉，而且她的骨盆窄，容易難產，大多會被未來的婆婆嫌棄。

頭上的傷被層層疊疊的棉布包裹著，滲出來的血已經乾透了，黑紅一片，血腥味和頭油味混雜在一起，極難聞。

紀嬋剛穿過來時，司豈正在瘋狂砸門，想讓人找個大夫，不料偌大的前院竟無一人應他。

傷口上只有司豈從包袱裏找出來的不知放了多久的金瘡藥，有沒有用她不知道，但不衛生是一定的。

等從這裏出去了，她必須把傷口好好清理一下。

紀嬋用手指把亂成一團的自然捲打理順當，梳了個低馬尾，剛用綢帶繫上，院子外面便響起了雜亂且急促的腳步聲。

司豈推門出來，說道：「來人了。」

「哦……」紀嬋還是第一次正眼瞧他，只覺又帥又酷，便多看了幾眼。

司豈輕蔑地掃她一眼，又道：「接下來的交給我，妳什麼都不要說。」

說完，他在太師椅上坐下，姿態隨意，神態淡然，絲毫不見局促，頗有大將之風。

「行。」紀嬋對司豈又多了一些好感。

她到底是冒牌貨，多說多錯，不如先看著。

院門開了，紀嬋站起身，透過窗紗向外看。

一位身材修長、容貌俊秀的中年男人大步走了進來，他身後跟著三個僕從，一個是管家，另外兩人是原主的貼身丫鬢。

兩個丫頭一個喊「姑娘」，另一個喊「表姑娘」，似乎很怕旁人不知原主在司豈的院子睡了一夜。

紀嬋搖搖頭，原主自作孽，非但身死，還眾叛親離，著實夠慘的。

她唏噓著，跟隨司豈迎了出去。

兩人到堂屋時，屋門已經打開了，中年人正好邁步進來。

司豈上前兩步，長揖一禮，恭聲道：「晚生見過國公爺。」

此一笑諂媚意味十足，紀嬋撇了撇嘴，暗道，所謂讀書人的氣節也不過如此嘛。

魯國公瞪著司豈，抬手指向紀嬋，厲聲問道：「你說，她為何在你這裏？」

司豈再打一躬，臉上多出幾分誠惶誠恐，從懷裏摸出一個信封呈了上去，「稟告國公爺，晚生與紀姑娘發乎情，卻未能止乎禮。晚生今日就去找官媒，明日上門提親，擇最近的吉日成親。」

啊？紀嬋嚇了一跳，這也太窩囊了吧。

所以，他的辦法就是粉飾太平，讓一切順理成章？

也就是說，不但原主白死了，她還要頂著腦袋上的致命傷儘快與他成親嗎？豈有此理！

她怒道：「你胡說，誰跟你發乎情了，分明是……」

司豈涼涼地看了紀嬋一眼，「分明什麼？分明是妳放蕩無恥，夜闖男客客院嗎？」

「你胡說，我當然沒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紀嬋腦子裏靈光一閃，頓住了。

魯國公任戶部侍郎，有官有爵，位高權重，在朝廷中的關係網更是盤根錯節，不管司豈還是她，都沒有能力與之叫板，若想好好活下去，裝慫，吃下這個暗虧才是正道。

再說了，原主整天惦記國公爺的嫡長子、嫡次子，人家安排她嫁個書香門第出身的年輕舉人已經算厚待了——客觀的講，原主自殺，泰半是她自己想不開。

她一個從現代穿過來的法醫，早已見慣生死，那麼真情實感做什麼？

紀嬋偃旗息鼓。

魯國公拍拍司豈的肩膀，說道：「你是好孩子，好好讀書，日後中了進士，陳家虧待不了你。」

司豈躬身致謝，又把信封往前遞了遞。

魯國公接過去捏了捏，從裏面取出一封信和一只玉佩，閱後又道：「逾靜雖說行事孟浪了些，卻很有擔當嘛，乃是至情至性之人，我家榕榕沒有這個福氣啊。管家，告訴夫人，把表姑娘的嫁妝理一理，再添一千兩銀子，找個好日子把親事辦了。」

管家一拱手，應了個「是」。

魯國公這才看向紀嬋，說道：「司家書香門第，一向規行矩步，望妳成親後謹言慎行。妳還有叔叔弟弟，莫辱沒了紀家所剩無幾的好名聲。」說到這裏，他一甩袖子轉身向門外去了。

紀嬋心想，有文化的人就是含蓄，不過是讓她閉嘴罷了，卻旁敲側擊地說了一大堆用不著的。

她掐了自己一把，想了想隔著時空的父母和小弟，眼淚終於大顆大顆地滾落下來。

司豈對她的眼淚視而不見，慢慢收了唇角的諂媚，漠然說道：「妳回去吧，五天後便是吉日，妳準備準備。」說完，他也走了。

這臉變得可夠快的！紀嬋哂笑一聲，等司豈不見人影，抹了淚，朝二門去了。

紀嬋一進客院，守在門口的兩個五大三粗的婆子就給院門上了鎖。

她明白自己是被軟禁了，在堂屋坐下，朝婢女書香招了招手。

書香退後一步，防備地說道：「國公夫人已經把賣身契拿走了，妳休想再折騰我！」

紀嬋笑了笑，原主固然可恨，但其所作所為再噁心也是光明正大的，對書香也向來信任有加，就算時常責罵，也在底線之上。

書香和魯國公夫人聯起手來，給一個沒爹沒娘的姑娘家下春藥，既無忠誠也無道德，著實可惡！

她打不到國公夫人，需日後徐徐圖之，但這背主的丫鬢必須得教訓。

紀嬋拿起茶杯重重攢了一下，「倒茶。」

書香冷笑一聲，「不倒，愛喝不喝。」

紀嬋心中的邪火陡然變盛，抓著茶杯就擲了過去。

只聽「哎呀」一聲慘叫，茶杯狠狠砸在書香額頭上，落地時發出一聲脆響。

鮮紅的血順著額頭流下來，書香用手一抹，糊了滿臉。

另一名婢女畫香見狀白眼一翻，軟軟地倒了下去。

書香看著手上的血，愣了片刻，隨即拔腿向外跑，「殺人啦，殺人啦！」

不多時，大門洞開，幾個婆子一擁而入，將書香、畫香帶了出去。

院子裏空無一人，紀嬋反而自在了，痛哭一場，自去淨房舀了水，把傷口清理乾淨，包紮好，上床休息去了。

一連三天，除一日三餐外，紀嬋再沒見過一個陳家人。

第四天，魯國公夫人身邊的管事婆子帶著一群人來了。

她們搬走了紀嬋從襄縣帶來的一整套新紅櫨木打造的傢俱，又送來了嫁衣、婚書和一千兩銀票。

第五天傍晚，紀嬋拎著包袱，被幾個婆子壓著上了司豈帶來的喜轎。

這一整日，原主的姨母和表姊弟依舊不曾露面。

紀嬋像個乞丐一般被人打發了，鴉默雀靜地成了司豈律法上的妻子。

司豈在西城有房，還是座三進大院子。

喜轎停時，大門口既無迎親之人，也無鞭炮鑼鼓之音，冷清得跟在魯國公府的院落一般。

紀嬋的心徹底涼了下來，她想了想，主動摘掉頭上的蓋頭。

「到了，下來吧。」司豈說道，聲音清冷無情。

轎夫掀開簾子。

紀嬋也不矯情，利索地扭了大腿一下，哭著下轎，邁著小碎步跑進了院門。

司豈也跟了上去。

兩人在外書房面對面坐下。

紀嬋擦乾眼淚，哽咽著說道：「我——」

「妳應該看出來了。」司豈皺著眉頭打斷她，「我不喜歡妳，當時答應娶妳，只是不想妳無辜送死罷了。我現在給妳兩個選擇，第一，和離，我給妳銀子，從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；第二，不和離，但我不會讓妳生下我的孩子，我送妳去莊子，妳過妳的我過我的。」

紀嬋揣度了一下原主的反應，一拍桌子，質問道：「所以你就是吃乾抹淨不認帳了唄？」

司豈無奈地搖搖頭，道：「妳要怪，當怪妳姨母和大表姊，她們為了與我悔婚，一手促成了這樁禍事，我同樣是受害者。如今我請官媒寫婚書，親迎妳過門，已然仁至義盡。」

紀嬋暗道，也是，此人再不濟，也把章程擺到了明面上，比國公府那一窩陰暗的渣滓有擔當多了。

她用帕子捂住雙眼，假假地嗚咽兩聲，說道：「不管和離不和離，你都不要我了，

我要是有了孩子怎麼辦？」

原主身體不錯，小日子向來準時，她算過，五天前正是危險期。

司豈怔了片刻，鼻尖上飛快地泌出一層細汗。

他取出手帕擦了擦，說道：「如果不和離，自然一同撫養；如果和離了，孩子的歸屬妳說了算。如果妳想撫養，我再給妳兩萬兩銀子，但妳要給我一個保證，保證日後不會以任何藉口騷擾我的生活。」

紀嬋停止假哭。

兩萬兩銀子，這可是相當大的手筆了，司家不是書香門第嗎，居然會如此富有？或者，司豈根本就是在吹牛，只為把她打發了？

這時候，小廝遞上來一只木匣，司豈接過來，打開，放在紀嬋面前，「這是華生錢莊的銀票，一萬兩，只要妳肯和離就是妳的了。」

紀嬋捂住臉，垂下頭，靜默許久才道：「我同意和離，你寫個文書吧，孩子和銀錢的事都要寫進去。」

其實銀子她是可以不要的，但孩子的事必須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大慶朝頗有唐風，女子改嫁者從不鮮見，便是原主在此，也一樣會同意和離。畢竟跟守活寡、憋憋屈屈地看人臉色過活比起來，帶著錢財改嫁要瀟灑滋潤得多，只要不傻，這樣的帳人人會算。

司豈為了擺脫紀嬋，顯然認真做過功課了。

思及此，紀嬋冷笑了一聲。

第一章 女伴作一展身手

「吱嘎……」

肉鋪的門開了，門縫裏擠出一個圓滾滾的小胖子，他上身穿著一件薑黃色的厚棉襖，大腦袋上戴著棉襖自帶的棉帽子，遮住大半張臉，只露出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。

門檻有些高，小胖子的小短腿將將落地，鬆軟的白雪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——小腳往前一滑，人就栽倒了，一屁股坐到了門檻上。

「Shit！」小胖子又脆又快地罵了一句。

他完全不懂這個詞究竟是什麼意思，只聽自家娘親罵得過癮，便偷偷學會了，時不時地學以致用一下。

「哟，胖墩兒又出來掃雪啦，你娘吶？」對面包子鋪的老闆娘揚聲問道。

「趙嬸嬸，我娘親做早飯呢。」胖墩兒艱難地撐著笤帚站了起來。

包子鋪的趙嬸子拄著大掃帚，直了直肥碩的腰身，對隔壁正在拉風匣的鐵匠說道：

「瞧瞧，還是人家小紀會教孩子，胖墩兒還沒他娘小腿高呢，就想著幫他娘幹活了。瞅瞅我那幾個傻兒子，嘖嘖……人比人氣死人哟。」

恰好肉鋪左邊的雜貨鋪也開了門，走出一個紅襖紅裙的清秀姑娘，冷哼一聲，道：

「讓個四歲小孩出來掃雪，她還是人嗎？」

胖墩兒一歪頭，凌厲地瞪了那姑娘一眼，「妳才不是人，我是出來堆雪人的。」

他口齒伶俐，反擊又脆又快。

趙嬸子瞥了那姑娘一眼，說道：「讓四歲的孩子掃雪是不成，妳十五了，妳娘讓妳掃雪總成了吧。」

「我就不掃，我娘都沒說什麼呢，要妳管。」那姑娘跺了跺腳，又進去了。

「娘倆一大早上就吵，一里地外都聽見了，還沒說什麼。尖懶饞滑，一看就是個賠錢貨。」趙嬸子小聲嘀咕幾句，把自家前面的街道清掃出來，回鋪子裏去了。胖墩兒拿著笤帚一點一點地把積雪掃起來，堆到窗子底下，起了一個尺餘高的小鼓包就停了手，扔掉笤帚，在雪堆旁小心翼翼地蹲了下去。

他的棉褲厚，腿還短，這個動作做得頗為艱難，剛蹲一半就又摔了個屁股墩。他立刻朝左右看看，見沒人注意到他，鬆了口氣，趕緊爬起來擦擦褲子上的雪，撅著小屁股，拍拍打打地堆起雪人來……

紀嬋出來時，胖墩兒的小雪人已經堆好了。

小雪人半尺多高，肚子大，腦袋小，臉上還有兩個石子做的黑眼睛。

雖說不夠完美，但雪人的雛形已然具備，對於一個三歲半的孩子來說相當難得了。

「嗯哼！」紀嬋清了清嗓子。

胖墩兒立刻回頭，小手笑嘻嘻地指向那片禿了一小塊的雪地，邀功道：「娘，我來幫妳掃雪啦。」

紀嬋點點他的小腦門，「雪人堆得不錯，雪掃得很一般喲。」她操起大掃帚，一劃拉就是一大片，「這才叫掃雪吶。胖墩兒，你等娘掃完雪，咱們再堆個大雪人，就站在你的小雪人身邊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。」胖墩兒眼裏有了幾分雀躍，自動自發地後退兩步，捂緊小嘴，防止飛起的細雪落到嘴裏去。

紀嬋動作快，不過一盞茶功夫，肉鋪前面的雪就被清理乾淨了。

她用鐵鍬把雪堆高，拍實，正要塑形，就聽不遠處傳來了馬蹄聲。

一人一馬從官道上跑下來，到街道上時，馬上之人「吁吁」兩聲，馬跑的速度慢了，踢踢踏踏地到了肉鋪門前。

中年男人下了馬，笑著朝紀嬋拱了拱手，「紀娘子，有大案子了，我家大人有請。」

紀嬋一怔，問道：「現場怎麼樣？」

中年男人道：「現場在進京的官道上，往來都是車轍和腳印，幾乎沒有勘察的價值，所以只是請紀娘子看看屍體。」

紀嬋點點頭，「那就不急了，朱大哥進去喝杯熱茶，稍等片刻，我把手頭的活兒幹完。」

「這……」中年男人猶豫片刻，還是說道：「大理寺少卿司大人回京，昨天到的襄縣，就住在襄縣的驛站裏，他在主持這個案子。」

司豈？紀嬋有些驚訝。

襄縣在順天府的管轄內，距離京城只有一天路程。

紀嬋經常為衙門工作，對京城的官場甚是熟悉。

三年前，司豈中了狀元，隨後新皇泰清帝繼位，任命前次輔司衡擔任首輔，司家重新回到大慶朝的政治權利中心。

司豈從翰林院的從六品編撰做起，三年間就成了正四品大員，升遷的速度堪比火箭。

紀嬋眼裏閃過一絲笑意，「司大人乃人間俊才，上任以來破獲奇案無數，即便沒有我，想來也會一如既往。而且現場已經被破壞了，我早到一會兒晚到一會兒也沒什麼關係吧。」她揮著鐵鍬又「啪啪」地拍了起來。

朱平有些無奈，把馬拴到拴馬樁上，搖頭笑道：「妳呀，妳這叫恃寵而驕。」襄縣縣太爺朱子青出身京城豪門，雖是庶子，但很有能力，年紀輕輕屢破奇案。不過其中大部分的功勞都來自於紀嬋，因此他很尊敬她。

朱平是朱子青信重的家奴，更是官府的捕快，為公為私，都會對紀嬋多幾分包容。「朱大哥錯了。」紀嬋笑著否定了朱平，「朱大哥來之前我就答應孩子堆雪人了，我這叫信守諾言，對不對？」

「紀娘子說什麼就是什麼吧。」朱平是老實人，不善於爭辯，反正縣太爺和司大人要去鎮長家裏用飯，他們耽擱一會兒也沒什麼。

朱平幫紀嬋修過屋頂，還和同僚來她家蹭過幾次飯，對她家很熟，自去門房取了鐵鍬。

兩人一起堆雪人，速度必定更快。

不多時，小雪人旁邊有了個半人高的大雪人。

紀嬋抱起胖墩兒，讓他把撿來的石子嵌到大雪人臉上。

如此，雪人母子就算完成了。

用過早飯，紀嬋畫粗眉毛，換上男裝，出門前對胖墩兒說道：「娘去去就回，你好好跟橘子玩，不許打架，知道嗎？」

橘子叫齊承，是右邊隔壁齊大娘的大孫子，比胖墩兒大一歲。

紀嬋不在家時，就把胖墩兒交給齊大娘帶著。

胖墩兒喝了口水，問紀嬋，「娘，中午有豬排嗎？」他最愛吃豬排，這意思是有豬排他才聽話，沒有就看心情了。

「不但有豬排，還有雞排，任君選擇，怎樣？」紀嬋捏捏他的包子臉，她是賣肉的，最不缺的就是肉。

朱平嚥了一口口水，他吃過紀嬋做的，的確好吃。

「慈母可教。」胖墩兒豎起大拇指，大眼睛骨碌碌轉了一圈，看向朱平，「做人要信守諾言，朱伯伯，我說得對不對呀？」

朱平失笑，在他後腦杓上輕輕一拍，「原來在這兒等著哪，你小子太鬼了吧。」

胖墩兒側了側頭，沒讓朱平拍實，「我娘說了，這樣拍打腦殼容易產生腦挫傷，以後就不聰明了。」

「這可真是家學淵源吶。」朱平哈哈大笑。

紀嬋把孩子交給齊大娘，跟朱平一起趕往義莊。

義莊在鎮北，騎馬不到一刻鐘。

兩人趕到時，朱子青和司豈剛回來，兩撥人在門口相遇。

司豈站在刺眼的雪光中，肩上披著一件玄色斗篷，北風呼嘯，衣角裹著碎雪上下

翻飛。

他身材高大，膚色冷白，眼睛深邃，高鼻從山根拔起，由側面看，輪廓極為清晰，弧度堪稱完美——紀嬋只覺得像個歐美混血。

「紀先生。」朱子青朝紀嬋拱了拱手，「司大人，作作到了。」

紀嬋沒說話，拱手還禮。

司豈扭頭看了過來，見來人大約二十左右，身姿挺拔，大眼有神，唇色紅豔，有幾分男生女相，實在不像能破案的樣子。

他皺了皺眉，道：「他……能行？」

朱子青二十多歲，容貌清秀，身材微胖，哈哈一笑像彌勒佛一樣，「行，當然行，這裏風大，咱們進去說話。」

他與司豈是同科進士，關係熟稔，手一擺，率先進了門。

司豈又看紀嬋一眼，負手跟了進去。

紀嬋挑高一側眉毛，誰說一夜夫妻百日恩呀，這位根本就不記得她了嘛。

不錯不錯，省了不少麻煩。

襄縣是原主老家，四年前她帶著一堆嫁妝回到這裏，沒過多久就發現自己懷孕了。她已經拿了司豈的一萬兩分手費，沒想過再要他的兩萬兩銀子，更不想與他發生糾葛，便把紀家在城裏的老房子租出去，搬到吉安鎮，買了現在的鋪面房。泰清元年，她靠給罪犯畫像搭上縣太爺，幹上了老本行，這幾年的確破了幾樁難破的案子。

但比起這位聲名遠播的司大人，她便差遠了，人家懷疑她的能力實屬正常。

她拎著勘察箱，跟著幾個隨從和捕快進了義莊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司豈看著那張帶有溝槽的寬大停屍床。

「這叫解剖臺。」朱子青說道，「用鐵板打造的，可用水沖洗，水從這裏下去，順著地裏的管道能排進外面的坑井裏。」

「解剖？」司豈不明白，又看了剛進來的紀嬋一眼。

朱子青道：「一時說不清楚，司大人看看就知道了。」

紀嬋進來後沒急著過去，先把勘察箱放在一進門的工作臺上，從櫃子裏取出一件牙白色油布大褂，穿好，把油布做的手套戴上，這才不緊不慢地走了過去。

離著幾步遠，她就看見解剖臺上擺著半截屍體，沒有頭頸，也沒有雙腿，只有骨盆和軀幹，光溜溜的一段。

她看到的這個側面沒有明顯的外傷，也沒有任何顯著的外部特徵。

紀嬋知道，這必定是棄屍，現場被破壞，屍源不好找，司豈束手無策也是正常的。

走到解剖臺前，她正要繞過去，仔細看看屍體另一側，就聽司豈說道：「老王，你先看看。」

她抬頭看了一眼司豈，乖乖退到一邊，心道，這種屍體，沒有解剖什麼都幹不了，你是傻啊！

事實證明，不是王虎傻，而是紀嬋偏安一隅，坐井觀天，把大慶朝的作作想得太簡單。

這個時代的作作是有師承的，沒有師承的人，才會如襄縣的小作一般，只會一些浮於表面的驗屍技巧。

有師承的人，在屍檢上有獨到的手段和經驗，並掌握基本的解剖知識，王虎即是其中之一。

得到司豈的指令後，他把手裏那只尺餘長的小木箱放在解剖臺上，打開蓋子，取出一個皮褡褳，展開，露出一排整整齊齊的解剖刀具。

紀嬋看了看，發現除了有些工具設計不大科學之外，其他大多數都很趁手，與她的大同小異。

她自嘲地搖搖頭，暗道，居然輕視人家了，自命不凡真是要不得呀。

朱平把解剖臺頂端的吊燈搖放下來，摘下琉璃燈罩，用火摺子挨個點燃，再挨個罩上罩子，義莊裏一下子亮堂起來。

王虎用滴了醋蒜薑三種液體的布條蒙住口鼻，動手前先看看吊燈，再摸摸解剖臺，眼裏閃過一絲羨慕，說道：「這燈和臺子都很不錯。」他的聲音粗啞，極其難聽。

司豈笑著問朱子青，「朱大人給張圖紙如何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朱子青為難地看向紀嬋，說道：「整個義莊都是紀先生主持修建的。」

司豈一愣，再開口時，對紀嬋不免多了幾分尊重，說道：「紀先生可否……」

王虎喜愛解剖臺和吊燈，必定喜愛作作這一行，紀嬋尊敬敬業的人，她痛快地說道：「現在沒有，日後空了給朱大人送去。」

朱子青笑了起來，拱手道：「多謝紀先生。」

紀嬋把圖紙給他，便是賣他一個人情，與司豈無關。

認識三載，他還是第一次看到司豈在女人面前吃癩呢。

司豈不以為意，紀嬋把圖紙給襄縣父母官，在他看來合情合理。

說話間，王虎已經打開了屍體的腹腔。

他的動作還算麻利，但在紀嬋眼裏就不夠看了。

王虎找到胃，切開，用瓷勺舀出胃裏的食糜，放到一只白瓷碗裏，聞聞，取出一根銀針放到碗裏攪拌，再湊近了仔細分辨著胃裏的東西。

之所以叫食糜，就是因為食物經過消化，呈粥樣，大多已經改變樣貌，不好辨認。

王虎端詳一會兒，取出銀針。

紀嬋見銀針不變色，說明死者沒有砒中毒，也就是所謂的砒霜

王虎放下碗，又在腹腔內翻檢片刻，大概未發現異常，這才說道：「大人，死者為男性，身形勻稱，皮膚年輕，大約在用餐的一個半時辰後死亡，胃袋裏有酒有肉，似乎還有蒙汗藥粉末，此人應該是在喝下混入蒙汗藥的酒後，被兇手殺死。」

說到這裏，他把視線轉向屍體肩頸，再看看骨盆斷端，然後把屍體翻轉，發現背後沒有任何特徵和損傷，又道：「斷端傷口沒有出血，說明這是死後分屍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，兇手下刀不夠俐落，力氣不大。」

說完，他看了看紀嬋，又看了看司豈，往後退一步，表示自己已經說完了。

然而只是這些，對這起拋屍案並無太大用處。

蒙汗藥，也就是麻醉散，治療外傷的醫館、走街串巷的貨郎、行走江湖的騙子，

這些人手裏都有，並不罕見，要想藉此查到兇手並不容易，目前的關鍵是找到屍源。

「能判斷死者的年齡嗎？」司豈問道。

王虎想了想，「從這身皮肉來看，死者大概在十幾歲到三十歲之間。」

司豈蹙起劍眉，思索片刻，說道：「看來只能找找有沒有人報失蹤了。屍體被扔在京城往南方的官道上，死者有可能是襄縣的、官道附近村鎮的，便是京城人也有可能，需要擴大搜索範圍。」

他參與破案四年，又閱讀案卷無數，對驗屍有瞭解，認定屍體能給出的線索太少，便完全忽視了紀嬋，根本沒有詢問她的意思。

「襄縣目前沒有失蹤的案子。」朱子青笑著說道：「司大人不急，紀先生還沒有看過，等她看過，咱們再去各個地方找找也不遲，磨刀不誤砍柴工不是？」

案子發在襄縣，朱子青又是縣太爺，有絕對的主導權，司豈無權否決。

他視線向下，往後撤了一步，「好，紀先生請。」

紀嬋戴上口罩，照例先看屍體表面，說道：「死者男性，無屍斑沉澱，應該是人死後立刻遭到分屍所致。從屍體的肌肉彈性看，死者身亡不會超過六個時辰。兩個斷端無生活反應，確定為死後分屍，作案工具為斧頭，刃長兩寸左右。斷端皮瓣多，斧刃可能一頭卷刃，一頭鋒利。」

一名小吏模樣的年輕男子運筆如飛，飛快地把紀嬋所說記錄下來。

司豈本來陷在沉思之中，聞言抬起了頭，深邃的眼眸亮了亮，似乎有了幾分興致。

紀嬋看完屍體表面，刀子探進腹腔，打開小腸檢查一番，又道：「食糜到達十二指腸，說明死者在用餐後一個到一個半時辰內死亡，死亡時間大約在昨日酉時到戌時之間，腹部臟器沒有其他問題。」

她這個說法其實跟王虎一致，只是比前者精緻些。

司豈笑笑，又低下了頭。

看完腹腔，紀嬋取出勘察箱裏的解剖刀，在王虎驟然亮起的目光中，劃開死者的胸腔，切開軟骨，換臟器刀，取出肺部和心臟。

「肺部無溺液，心臟無出血點，不是溺死也不是勒死和扼死。」紀嬋再換解剖刀，打開心臟，對著明亮的燈火細細看了好一會兒，又道：「心臟比常人大，此人大概死於突發性心疾。」

「哦？」王虎不服，「此判斷有何依據？」

紀嬋笑了笑，這要如何解釋？她能說「這個說了你也不懂，此人先天性心室間隔有缺損」嗎？

「結果就是這樣。」她一邊說，一邊翻轉屍體，打開肛門處，用止血鉗拉開肛門皺褶，取出一根棉籤往裏探了探，拿出來的棉籤上沾滿了白色液體，說道：「肛門呈漏斗狀，括約肌鬆弛，肛門皺褶消失，直腸內有男子精液，死者是個斷袖。」

「這話又是何意？」王虎有些茫然，隨後問了一連串的問題，「何為精液？何為十二指腸？何為括約肌鬆弛？何為肛門皺褶消失？這些詞是哪裏來的，紀先生師承何人？」

「恩師早已仙去，就不提了吧。」紀嬋直起腰，問正在記錄的年輕小吏，「小馬，記完了嗎？不要有疏漏。」

小馬叫馬則，經常幫紀嬋做資料的填寫和整理工作，對她的現代用詞頗為熟悉。他還在寫，回道：「雖沒寫完，但我都記住了，紀先生無須擔心。」

王虎走上前來，看看紀嬋的止血鉗，又看看死者的肛門，仍是不明所以，只好求救地看向司豈。

司豈面無表情，他不是朱子青，對紀嬋沒有任何瞭解，更是聽不懂她說的屍檢辭彙，對她的判斷只是將信將疑。

信，是因為朱子青相信，他審過襄縣的案卷，朱子青的任期內沒有疑案。

不信，是因為紀嬋太過年輕，說出來的東西匪夷所思，無法置信。

他說道：「紀先生——」

紀嬋打斷了他，說道：「請司大人讓在下講完，然後在下再一一回答司大人的問題。」

朱子青知道她的習慣，點了點頭，「司大人，讓紀先生說完吧。」

司豈做了個請的手勢。

紀嬋道：「死者死於意外，非是他殺。」

王虎忍不住插嘴道：「兇手給死者下了蒙汗藥，怎會不是他殺？」

紀嬋笑了笑，端起盛著食糜的碗，「並不是蒙汗藥，應該是五石散，你之所以只看到白色粉末，是因為其他顏色的粉末在食糜中不好分辨。死者服用五石散後極度興奮，與人苟合時恰逢心疾發作，所以死亡。死者死在晚飯後，又立刻遭到分屍，說明分屍者有獨立的院落，且保證不會被人發現。

「冬季天黑的早，那個時辰無論襄縣和京城之人，都無法抵達拋屍處，因而吉安鎮附近的莊子可能性更大。在下大膽猜測，分屍者可能與司大人有舊，並知曉司大人回京，此乃挑釁。」

有舊，是句客套話，真實意義是有仇。

那麼，與司豈有仇，好男風，又在襄縣有莊子的人是誰呢？

司豈一震，看向朱子青，兩人異口同聲道：「任飛羽？」

紀嬋歪了歪頭，不置可否，開始動手收拾放在解剖臺上的工具。

王虎眼饞地看著她的解剖刀，厚著臉皮說道：「紀先生，這把刀……」

司豈一擺手，示意王虎不要說話，問紀嬋，「具體說說吧。」

紀嬋點點頭，也是，總不能她隨便說幾個人家聽不懂的名詞，就去抓一個四品大員的仇家吧。

她從死者腹腔裏掏出一小截腸子，「食物下嚥後，進入胃裏，經胃消化後，不同食物進入十二指腸的時間不同，這個說來話長，日後再行詳述。」說到這裏，她把腸子塞回腹腔，整理好，再道：「精液就是男子元陽，這樣說你們明白了吧。肛門處的異常是長期遭受侵犯所致，肛門括約肌鬆弛能從表面看出來，如果你們感興趣，可以仔細看一看，與正常屍體比對一下。」

她這話說得不太明白，但在場的人都聽明白了，男人們登時覺得屁股某處涼颼颼

的。

知道紀嬋是女人的同僚們更是覺得此女剛猛無比，不敢直視，紛紛別開腦袋。司豈看看王虎，王虎面露難色。

檢查婦人私處倒也罷了，師父傳授過不少經驗，但肛門這玩意他看了也是白看啊。

「大人，小人對這個部位瞭解不多。」他的聲音明顯弱了下去。

紀嬋笑著說道：「沒關係，瞭解不多就多瞭解瞭解嘛。」她伸出手，朝另一個停屍床比劃一下，「兩廂對比一下，你就會有比較直觀的感受了。」

「這個可以。」王虎有了幾分自信。

他把這塊軀幹移到一邊，和紀嬋把另一具屍體搬了過來。

這具屍體是乞丐的，饑餓致死，在義莊停放三天了。

天氣冷，屍身基本沒有腐敗，屍臭味不大。

王虎用止血鉗把兩具屍體的肛門處撐開，裏外研究一番，正色道：「大人，紀先生所言不虛。」

他比較時司豈也沒閒著，一直在旁邊觀看。

司豈點點頭，問紀嬋，「能看看心臟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紀嬋道。

王虎把乞丐的屍體翻過來，問道：「他的案子破了嗎？」

「破了。」紀嬋親自剪開縫線——她解剖過乞丐的屍體。

「那為何還要解剖？」王虎大為不解，而且還帶出一點不滿。

這個時代極重視身後之事，遺體解剖很難被世人理解和接受。

紀嬋理所當然道：「只有解剖才能徹底弄清他的死亡原因啊。」

王虎搖搖頭，取出心臟，與屍塊的心臟進行對比，發現乞丐的心臟確實要小上許多，又問道：「紀先生，人與人的心臟都一樣大嗎？」

他的言語中終於有了幾分恭敬。

紀嬋道：「不一樣大，正常人的心臟與其拳頭的大小差不多，所以到底是不是心疾還要看具體情況。」

司豈插了一句，「具體情況是什麼情況？」

紀嬋只好湊過去，點點心室間隔缺損的位置，「人的心臟大小不同，但結構是相同的，一旦有了不同，就必定有心疾。你們看看這裏，兩顆心是不是不大一樣？」

朱子青圍觀過幾次解剖，但從沒見過因心疾而死的死者，也趕緊靠了過來。

他的眼睛尖，很快就發現了不同，驚訝道：「確實不一樣，在這裏，司大人你看見了嗎？」

司豈直起身子，拱手道：「紀先生大才。」

紀嬋謙虛，「雕蟲小技罷了。」

朱子青道：「明明是病死，卻把死者分屍，還明晃晃地扔到官道上來，不是腦子有病就是有意為之。我在襄縣數年，從未發生過類似案件，司大人一來就有了，可見這種為難人的案子是衝司大人來的，那任飛羽還真是記仇呢。」

「若非有紀先生，這等無頭案只怕要忙個人仰馬翻了，而且即便抓到人，他也早

有準備能夠證明他的清白，屆時把事情往下人身上一推，事情就過了，他白白看場大戲，嘖嘖……這如意算盤打得真好。」

司豈道：「一切只是推斷，現在下結論為時過早。」他招手叫來手下老鄭，繼續說道：「深藍兄，你讓人帶老鄭去醉仙閣走一趟，查查任飛羽昨夜是不是也在。如果確實在，就讓人往任飛羽的莊子走一趟，在莊子附近找找新墳。」深藍是朱子青的表字。

朱子青頷首道：「這個推斷合理。你從江南歸來，任飛羽能知道你的行蹤，必定是湊巧碰見，醉仙閣最有可能。不過……你不親自去嗎？怎麼著也得殺殺他的威風吧。」

司豈眼裏閃過一絲輕蔑，「那可真是給他臉了，他不配。」

朱子青大笑，「到底是狀元，與我等俗人就是不同。那行吧，你不去我也不去了。」

說完，他看向朱平，「找條鼻子好使的狗，再多帶幾個人。」

「是。」朱平與司豈的隨從出去了。

司豈對紀嬋說道：「紀先生，事情辦妥後本官會有重謝，告辭。」

紀嬋正把心臟放回屍體裏，說道：「司大人客氣了，這是在下職責所在。」

司豈眼裏有了一絲笑意，冷厲的五官柔和不少，朝朱子青一擺手，道：「深藍兄，走吧。」

一行人眨眼間走了個乾乾淨淨，只剩一個王虎和書吏小馬。

王虎長揖一禮，「紀先生……」

紀嬋笑道：「這些工具是在襄陽縣城南的鐵匠鋪打的，你跟鐵匠說要跟紀先生一模一樣的，他就會給你做了。」

王虎大喜，「紀先生高義。」

紀嬋笑了笑，穿針引線，開始縫合屍體，「這有什麼，不過幾件工具罷了。」

「那……紀先生可否讓在下學學這縫合之術啊？」王虎試探著問道。

「咳咳，咳咳咳。」小馬突然咳嗽幾聲。

王虎有些臉紅，腰塌下去幾分，但人沒動。

紀嬋明白小馬的意思，想了想，還是痛快地應了下來，「那敢情好，一起縫還能快些。」

給死人縫合不是難事，縫合好屍身，王虎便告辭了。

小馬收拾好紙筆，一份放到紀嬋的櫃子裏，一份自己收好，準備帶回衙門。

他對正在清洗工具的紀嬋說道：「紀先生不該教他的，好件作的工食銀每月十兩，每破一個案子還有賞銀，所以這門手藝有師承，且只傳弟子。再說了，我聽我爹說過，這位王件作小氣得很，這麼多年，從沒聽說他指點過誰。」

「怪不得呢。」紀嬋笑了笑，「我做件作三年，從未聽過他的名頭。」

「件作能有什麼名頭，呃……」小馬不屑道，又連忙改口，「不是不是，紀先生別誤會，我的意思是功勞都是大人的，不然司大人怎會升得這麼快。」

法醫這行在現代也沒多少人待見，更何況古代？

紀嬋對小馬不經意的輕視不以為意，說道：「那些都沒關係，我只想知道你有沒

有興趣學。」

小馬在義莊做筆錄滿三個月了，十八歲，父親是朱子青的師爺，他本人不愛讀書，這才託他爹的關係在縣衙做了個小吏。

紀嬋覺得這小夥子人品不錯，膽子大，做事伶俐，對這行也不那麼排斥，就問了這麼一嘴。

「有，當然有！」小馬意識到紀嬋的真實用意，嘴角咧得老大，撲通一聲就跪下了，「師父，妳收我不？」

「你倒痛快，忤作可是下九流，不用問問你爹嗎？」紀嬋往一旁躲了躲。

小馬轉了轉身子，對著紀嬋「噠噠噠」磕下三個響頭，「師父，我家分家了，以後我爹就不管我了，我要學！」

紀嬋把洗乾淨的刀具用軟布反覆擦拭，收到勘察箱裏，「不急，即便分了家馬先生也是你爹，你中午回家說一聲，他若同意，你晚上再來我家，敬一碗茶，咱們把這師徒名分定下來。」

「行行行。」小馬歡天喜地的站了起來，更加賣力地幫紀嬋打掃解剖臺。

準師徒在義莊忙活時，司豈與朱子青到了醉仙閣。

朱子青喜歡這家大廚的手藝，只要來客，必定在這裏用飯。

兩人剛下馬，胖掌櫃便急匆匆地迎了出來，「縣太爺，小的有失遠迎……」

朱子青一擺手，問道：「朱平來過了。」

胖掌櫃連連點頭，壓低聲音說道：「來過了來過了，朱捕頭說的那位世子確實是在小店用的晚飯，就跟縣太爺的包間隔了一間，今兒也來了，一大幫人就在樓上。」

朱子青微微一笑，扭頭看向司豈。

司豈抬起頭，只見一扇窗戶正好關上，發出「啪」的一聲。

朱子青搖搖頭，「已經在這兒了，就等著看你笑話呢。」

司豈道：「也好，如此一來，朱平老鄭他們還能少些阻力。」

兩人進了醉仙閣，剛上二樓，就迎面碰上了以任飛羽為首的一干紈褲子弟。

七八個人擠在廊下，衣著花紅柳綠，臉上塗脂抹粉，個個擺出一副看好戲的樣子。

任飛羽身材高挑，五官俊秀，但因縱慾過度，中氣顯得稍有不足，雙目無神，臉蛋浮腫，看起來不甚精幹。

他把雙手攏在袖子裏，先打了個呵欠，笑嘻嘻地說道：「這麼巧啊，司大人，朱大人，襄縣又有什麼難破的案子了嗎？」

司豈隨意地拱了拱手，「下官見過武安侯世子。」說完，他腳下一轉，進了掌櫃打開的包間門。

朱子青出身魏國公府，對任飛羽一樣不懼，當下如法炮製。

任飛羽頓時氣了個倒仰，冷哼一聲道：「神氣什麼，真以為自己是青天大老爺吶，別作夢了。不過有個好爹罷了，買官賣官，任人唯親，都他娘的什麼東西！」

有幾個紈褲附和道：「就是就是。」

也有人勸道：「算了算了，跟他較什麼勁啊，等著看好戲就是。」

紈褲們也進了包間，走廊裏重新安靜下來。

小廝給兩位主子倒上熱茶。

司豈喝了一杯，說道：「那位紀先生確實有點本事，你從哪兒找來的？」

朱子青得意地說道：「有福之人不用愁，她是自己送上門來的，一個月六兩銀子。怎麼樣，比你那個王虎好多了吧。」

司豈對此不予置評，只是拿起茶壺，親自給朱子青倒了杯茶，「深藍兄，不如……」朱子青趕緊把茶壺搶過來，也給司豈倒了一杯，「打住，別說門沒有，就是窗戶也沒有。」

「深藍兄不把我當兄弟。」司豈道。

朱子青一拍桌子，「二話不說就想搶人，你把我當兄弟了嗎？」

司豈見他真惱了，只好打了個哈哈，「行行行，你的人還是你的人，日後有什麼案子，你借我一下總行了吧？」

「這還差不多。」朱子青臉上又有了笑模樣。

用完飯，兩人出了包間，準備去衙門等消息，剛要下樓，就聽樓梯上響起了急促的腳步聲。

有人喊道：「世子爺不好啦，官府的捕頭去府裏抓人啦！」

朱子青與司豈面面相覷，各自閃到一邊，給來人讓出一個通道。

「讓讓，讓讓。」一個容貌清秀的小廝氣喘吁吁地從兩人中間穿過去了。

這時，任飛羽也從包間裏出來了，問道：「把誰抓走了？」

那小廝道：「就是小五，小五正帶人挖墓穴呢，沒辦法，他當時就招了。」

任飛羽怔了好一會兒，目光怨毒地朝司豈看了過來，說道：「有什麼好得意的，不過瞎貓碰上死耗子罷了，有本事你把判官無常抓來啊。」

司豈負手而立，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你放心，該被抓起來的本官一個都不會放過，絕不讓冤死的人白死。」

任飛羽的桃花眼裏閃過一絲怨毒，「好啊，有志氣，本世子拭目以待。」

第二章 進京幫查案

傍晚時分，紀家大門被敲響了。

小馬朗朗的聲音傳了進來，「師父開門，我來啦。」

胖墩兒坐在炕頭上，正認認真真地吃糖葫蘆。

他豎起耳朵聽了聽動靜，扭頭問坐在板凳上處理豬大腸的紀嬋，「娘親，師父是什麼，好吃嗎？」

紀嬋扶額，「師父就是你娘我，你說好吃不好吃？」

胖墩兒嫌棄地翻了個白眼，「屍體不好吃，臭噠！」

紀嬋無語，扔下豬大腸，用抹布擦乾手，起身去開門。

小馬換了身絳紅色的新衣裳，身高體壯，器宇軒昂，提著只大籃子喜氣洋洋地站在大門外，「師父我來了，我爹和我家娘子都同意了。」

紀嬋讓開大門，往他身後看了看，「你家娘子呢，怎麼沒讓她一起來？」

「她臉皮薄，回娘家去了。」小馬進了院子。

小馬媳婦的娘家就在吉安鎮，跟紀嬋家隔著兩個胡同。

這也是紀嬋願收小馬為徒的另一原因，彼此知根知底，將來可以少許多麻煩。

紀嬋便道：「你去把她叫來，給我打打下手，咱們晚上吃頓好的。」她是個名聲在外的寡婦，平日裏捕頭們都是成雙結對過來的，單來一個小馬不大合適。

「誼。」小馬樂顛顛地把籃子送到堂屋裏，「師父，這是徒弟準備的拜師禮，寒酸了些，不成敬意，師父別嫌棄。徒弟這就去找娘子，馬上回來。」

小馬自說自話，幾個健步又竄出去了。

紀嬋掀開籃子上的蓋子，笑道：「準備得還挺齊全。」

胖墩兒趿拉著棉拖鞋出來，吸著小鼻子說道：「娘，我聞到魚腥味了，晚上我要吃水煮魚。」

「就知道吃。」紀嬋沒好氣地在他額頭上輕戳一下，「你長的是狗鼻子嗎？」

胖墩兒對她的評價不以為意，把糖葫蘆舉到紀嬋面前，嚴肅地說道：「只要娘親給我做水煮魚，這個山楂就是娘親的了。」

好吧……紀嬋覺得自己才是一隻狗，被兒子馴養的多功能看家狗。

「行，反正我也想吃了。」她無奈地咬住糖葫蘆，擰下來，三兩下嚥了。

胖墩兒心滿意足，趴到籃子上，擰著圓滾滾的小屁股翻翻檢檢，嘴裏還念念有詞，「魚和肉是大家的，點心燒雞果脯是我和娘親的，酒不要，九連環是我的，樣子挺好看，就是太簡單了，湊合玩玩還行。」

點評完，他抱著點心匣子、果脯攢盒，把幾只九連環擦在攢盒上，「嗒嗒嗒」地又往裏屋去了。

紀嬋無奈地抓了抓頭髮，說道：「嘴饞隨我，性子和長相可一點都不隨我。」

胖墩兒胖，臉圓，五官擠在一起，但小傢伙輪廓深刻，無論是頭髮還是骨相都不像紀嬋。

紀嬋把東西從籃子裏拿出來，整理好，說道：「胖墩兒，今兒我見著你爹了，他現在是四品大員了。」

胖墩兒問過親爹的情況，紀嬋覺得自己也算成過親，沒什麼好隱瞞的，向來直言相告。

胖墩兒不以為意，淡淡地「哦」了一聲。

「這麼冷淡啊。」紀嬋有些驚訝，「你不想見你爹嗎？」

胖墩兒反問：「我爹好吃嗎？」

小孩子的魔鬼邏輯又來了！紀嬋道：「不好吃，但長得英俊帥氣，而且你爺爺是首輔，朝廷裏最大的官兒。」

「沒意失。」胖墩兒嘴裏吃著果脯，手裏擺弄著九連環，說話含含糊糊，「偶有狼親就夠呢。」

紀嬋穿越後，憑著原主的記憶，不但學會了做菜，刺繡也相當不錯。

在自家胖墩兒心裏，娘親就是萬能的，可剛可柔，上山能打虎，歸家能下廚，女紅、生意哪個都不含糊。

紀嬋聳聳肩，出了門，自言自語道：「行吧，不想見也是好事。」
司豈今年二十四，肯定早就成親了，小妾和孩子說不定都有幾個了。
她只是怕孩子從小缺失父愛，自己將來後悔罷了。

紀嬋進了肉鋪。

夥計李江放下抹布，把帳本遞過來，「東家，帳都記好了，妳看看。」

肉剩十二斤，骨頭四根，豬肝一塊。

紀嬋把帳算了一下，準確無誤。

她在肉上比劃一下，「你在這兒切一刀，跟這兩根骨頭一起帶走。明兒臘八了，大家都吃頓好的。」

「誒！」李江也不客氣，高高興興地照做了。

紀嬋行事大方，不喜歡弄虛作假，李江是憨人直人，兩人對上了脾氣，合作向來愉快。

關上鋪門，小馬帶著娘子秦蓉回來了。

秦蓉父親是秀才，人長得不算漂亮，但很秀氣，眉目舒展，一看就是個乾淨爽利的小女子。

「師父。」秦蓉行了禮。

「誒。」紀嬋笑著接受了。

她第一次做人師父，總覺得有些喜感，嘴角止不住地往上揚，「進屋進屋，先幹活兒，還有幾位客人要來，咱先把飯做了。」

「好的。」秦蓉捋捋袖子，跟著紀嬋進了廚房。

廚房有豬肉、豬肝、豬骨頭，紀嬋算了下人數，決定多做幾道肉菜。

骨頭湯、爆炒豬肝、紅燒肉、土豆灌肥腸、水煮魚，再炒個土豆絲，搭配幾個醬菜就齊活了。

她把任務分配下去，自己把豬肝洗了，按在砧板上細細切了起來。

紀嬋刀工極好，不但下刀快，而且大小極為均勻。

秦蓉看了片刻，咋舌道：「師父這刀工絕了。」

小馬正好抱著柴禾進來，說道：「那是自然，師父說她有強迫症，對吧？」這是他在義莊聽到的新名詞，記得很牢。

「啥叫強迫症？」秦蓉聽不懂。

小馬道：「妳看看廚房就知道了。」

紀嬋的廚房可能是全襄縣最齊整潔淨的，所有的鍋碗瓢盆都被收在櫃子裏，以下大上小、右大左小的規律排列，就連顏色都是由深到淺，一絲不亂。

秦蓉的視線遊走一番，當真領會了「強迫症」的真實含義，笑道：「夫君，這個病不錯，我要是也有就好了。」

紀嬋道：「這個病讓人又忙又累，沒什麼好的，我這是件作職業病，改不了了。」

對了，小馬，碎屍案破了嗎？」她不想談論自己，便轉了話題。

小馬用火摺子點燃細柴，樂顛顛地說道：「破了破了，就連死亡時間都跟師父說的一模一樣，朱大哥到那位世子爺的莊子時，正趕上下葬，人贓並獲。」

紀嬋問道：「那位世子與司大人真的有仇嗎？」

「我爹說，確實有仇。」小馬把燒著的細柴扔進灶坑裏，再壓上乾秸稈，「聽說是因為一個女人。」

紀嬋不明白，「那位世子不是斷袖嗎？」

小馬道：「師父，就因為他是斷袖，所以才結下了仇怨……」

任飛羽從小就有個娃娃親，對象是肅毅伯的嫡長女。

四年前，因一樁盜竊案，扯出了任飛羽是斷袖的真相，肅毅伯想退婚，卻屢次被武安侯拒絕。

肅毅伯府人丁不盛，肅毅伯沒有實權，乃是京城有名的破落戶，不敢得罪武安侯，又不想斷送女兒一生，只好把婚事一年年地往後拖。

大前年，司豈初進大理寺，在複查一起拐賣幼童案時，發現任飛羽買賣幼童並肆意玩弄致死的事實。

此事在京城掀起了滔天巨浪，任飛羽並武安侯一度成為眾矢之的。

經泰清帝過問後，武安侯吃了癩，乖乖與肅毅伯退了婚事。

之後，司豈與這位嫡長女定了婚。

任飛羽顏面大失，對肅毅伯和司豈恨到了骨子裏。

他認定兩人早已互通款曲，故意讓他和任家難堪，便百般汗巖肅毅伯的嫡長女，設計她在宴會中落水，讓兩名小廝抱了上來。

肅毅伯的嫡長女回家後大病一場，沒幾天就上吊自殺了。

司豈痛失所愛，至今孑然一身。

「聽說司大人身手不錯，兩人見一次打一次，任飛羽總是被打的那個，導致他現在不帶十幾個護衛就不敢出門。」小馬講完了這段故事。

秦蓉說道：「看不出來這位司大人還是個情種，夫君，他多大年紀了？」

小馬道：「二十四歲。」

「嘖嘖，這麼大了啊。」秦蓉一邊感歎一邊把大鍋裏的髒水舀出來，倒進髒水桶裏。

紀嬋笑了笑，「二十四，官居四品，已經很年輕了。」

「那倒也是。」秦蓉點點頭。

不多時，齊大娘也來了，幾人邊說邊幹，配合默契，不到一個時辰，飯菜就都上了桌。

齊大爺和兒子齊文越、孫子齊承也到了。

齊文越是吉安鎮碩果僅存的五個秀才之一，二十二歲，頗有才氣，他和齊大爺便是紀嬋請來的收徒見證人。

小馬當著他們的面給紀嬋磕了頭，敬了茶，師徒名分就正式定下了。

大伙兒熱熱鬧鬧地吃了一頓拜師宴，快二更天時方散。

臨睡前，紀嬋問胖墩兒，「兒子，你去跟你齊叔叔學習如何？」

吃飯時，齊文越說他要給自家橘子啟蒙，問胖墩兒要不要一起來，她便動了心思。

胖墩兒打了個滾，滾到紀嬋懷裏，摟住她脖子，說道：「不要，沒意思。」

紀嬋奇道：「你跟橘子一起學一起玩，怎會沒意思呢？」

胖墩兒拱了拱，「橘子笨，齊叔叔說三遍他都記不住，沒勁。」

紀嬋：「……」

敢情她兒子還是個學神？好嘛，連智商都像他爹。

司豈還沒成親，看來她得把兒子看嚴點，以免被司家人發現搶了去。

襄縣人口少，案子也少，到年底就更安靜了。

紀嬋教小馬之餘，做了四十斤麻辣豬肉乾，十斤送鎮長，五斤給齊家，五斤是小馬的回禮，剩下的就是他們娘倆的小零食了。

打掃房子，囤年貨，做新衣，忙忙碌碌，紀嬋縫好最後一個被罩，日子就到臘月二十八了。

這是個晴朗的一天，紀嬋早早起來，同胖墩兒用了早飯，打算騎馬去縣城溜達溜達，買幾掛鞭炮玩。

剛開門就有三匹馬跑過來，其中一人喊道：「紀先生，麻煩妳同我們往京城走一趟。」

「京城？」紀嬋心裏不快。

案子若發生在襄縣，她責無旁貸，可京城的憑什麼叫她，有順天府、三法司，哪輪得到她啊。

「師父，武安侯世子昨天下午被殺了，」小馬從馬上跳下來，三言兩語解釋了來龍去脈，「因著舊怨，武安侯咬定是司大人殺的，縣太爺正好回京過年，就向首輔大人推薦了師父。」

任飛羽死了？這麼勁爆的嗎？

紀嬋問道：「負責案子的是順天府嗎？」

朱平拱手道：「紀先生，死者身分貴重，此案由都察院、刑部以及順天府共同追查。」

紀嬋點點頭，也就是說，司豈和大理寺都避嫌了。

「怎麼死的？現場在哪裏？屍體動過了嗎？」她再問。

司豈的手下老鄭答道：「任飛羽被人用刀殺死在武安侯夫人位於京城萬安巷的別院裏，現場和屍體都被動過了。」

紀嬋再點頭，也是，自家主子被人殺了，無論發現的人是誰，都會第一時間看看有沒有救。

她說道：「如此，即便我去了，只怕也派不上用場。」

若在現代倒也罷了，監視器、DNA、指紋，有各種設備可以進行比對分析，怎麼著都能摸著些頭緒，可這個時代就不行了，沒有目擊證人，現場被破壞了，法醫再能耐也未必抓得到犯人。

再說了，以武安侯的混帳性子，他們會讓她解剖屍體嗎？答案顯而易見。

朱子青找她就是瞎胡鬧，還有司豈，他還欠著一個重謝呢，這就是他謝人的方式

嗎？

「在下懇請紀先生施以援手。」老鄭看出了紀嬋的拒絕，一掀袍子跪了下去。胖墩兒嚇了一跳，小短腿一跳，躲到紀嬋身後。

「紀娘子，出什麼事了？」齊文越從酒鋪出來，正好瞧見這一幕。

紀嬋道：「齊大哥，我沒事，是衙門的事。」

齊文越「哦」了一聲，雖說沒過來，卻也沒進院子，只遠遠地看著。

紀嬋見老鄭對她的真實身分一點都不意外，就問道：「你知道我是女的了？」

老鄭道：「朱兄剛剛介紹過了。紀先生放心，在下絕不會說出去的。在下懇請紀先生走一趟，不管案子破不破，首輔大人都有重謝。」

紀嬋歎了口氣，她也不過垂死掙扎罷了，畢竟首輔都知道了，她一個小件作還敢抗命不成？

她讓開大門，說道：「行吧，你們進來等，我收拾收拾，再把孩子安排安排。」

「娘，大過年的妳休想扔下我。」胖墩兒涼涼地來了一句。

紀嬋腳下一頓，說道：「你去跟橘子一起過年不好嗎？娘正月初一一準兒到家。」

「不好。」胖墩兒梗著脖子，拒絕得斬釘截鐵。

小馬猶豫著開了口，「師父，要不就帶著吧，妳要是忙，我幫妳照看著。」

「娘……」胖墩兒見有人幫他說話，立馬改變策略，抱住紀嬋的小腿，撒嬌道，

「娘，娘啊，我一定不會給你們添麻煩的。」

紀嬋挑了挑眉，好吧，大過年的讓孩子跟外人一起，確實不大仁道，便軟了語氣，「咱們大概要待三四天，你把自己想帶的玩具和吃食收拾一下。」

「哦哦哦，去京城咯！」小屁孩歡呼一聲，邁著小短腿跑了。

京城西城萬安巷外的茶樓外。

一個小廝手搭涼棚，瞧見南邊來的一行四人中的兩個人後，立刻跑進茶樓，敲開二樓的一間包間，稟報道：「七爺，司三爺，朱平跟老鄭帶人回來了。」

司豈行三，下人稱他為三爺。

朱子青精神一振，把已經涼了的茶水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「這就好了。」他看向司豈，「逾靜放心，她還是有兩下子的。」

司豈搖了搖頭，「這樁案子沒有目擊證人，兇手基本上沒留什麼破綻。這幾年我看過的卷宗上萬件，破過的案子也不少，這種案子大多是懸案。」

朱子青不是不明白，當下也泄了氣，勉強說道：「咱們還是樂觀些，死馬當活馬醫吧。」

醫死馬的獸醫紀嬋路過茶樓，進了萬安巷，在第三個大門前下了馬。

老鄭說明來意，守在門口的衙役進去稟報。

一盞茶的功夫後，一個腰挎長刀的捕快請紀嬋進去，朱平和老鄭、小馬都不得入內。

老鄭道：「朱兄，你在這兒等著紀先生，我去同司大人稟報一聲。」

朱平應了。

老鄭告辭，牽著馬走了。

紀嬋笑了笑，對包裹得嚴嚴實實的胖墩兒說道：「你同朱大伯找個暖和的地方等爹爹回來。」有陌生人在，她就是爹爹。

胖墩兒乖巧點頭，「好，妳去忙吧。」

那捕快見紀嬋帶著孩子，又是從襄縣趕來的，便道：「門房燒了炭盆，有熱水，你們去那兒等等吧。」

朱平趕忙拱手致謝，「多謝兄臺照顧。」

捕快是順天府的，他一邊帶路，一邊把大致情況給紀嬋介紹了一遍。

院落有四進，任飛羽死在最後一進。

彼時正是三更天，兩名小廝在睡夢中被打昏，護衛去後院巡夜，發現小廝的房門虛掩，這才發現出事了。

順天府勘察過院子，收穫不大，只在小花園的樹幹和高牆上發現幾個新鮮的摩擦痕跡。

捕快說的不多，紀嬋問了問任飛羽死時的情況，對方含糊其辭地帶了過去。

她頓時明白，對方不是瞧不起她，就是順天府的官員有令，不讓說。

那就不問了吧。

到了四進院落，方進天井，紀嬋便看到了明顯的血腳印，雖然不太多，但十幾二十個總是有的，想來是侯府下人施救或者抬屍時所為。

她無奈地撇撇嘴，跟著捕快沿西邊迴廊往上房走。

「這邊請，幾位大人想見見你。」捕快在西廂房站定，敲了敲門。

見官就要跪拜，紀嬋真的不喜歡，但不進又不行，她只能硬著頭皮往裏走。

堂屋裏坐著三個官員，三位都穿著緋色常服，補子上的圖案兩虎一豹，也就是說，兩個正三品，一個正四品，都是大官。

紀嬋遲疑著彎下了膝蓋，「仵作紀二十一拜見幾位大人。」這是她給自己起的表字，只對官不對私，知道她底細的人都這樣介紹她，包括朱子青。

右側主位上，頗有年紀、立居三品的羅大人說道：「不用跪了，案情緊急，那位仵作，你給這新來的說說情況。」

「是……是。」角落裏一個瘦巴巴的老頭走上前，拱了拱手，顫巍巍地說道：「武安侯世子死於三更時分，被匕首割喉放血而死，臉上有傷……還有，兇手應該右手持刀。」

說到這裏，他拱了拱手，又退回去了。

紀嬋無語，就這麼兩句話，還不如不說。

「屍體在哪兒？」她問道。

四品通判古天志問道：「你有什麼想法？」

紀嬋想翻白眼，她沒看屍體，沒看現場，能有什麼想法？可不可以別這麼官僚啊。

她努力壓住火氣，儘量恭敬地回覆，「回稟大人，就這位前輩所言，在下以為武安侯世子的死因並不複雜，人證和物證也許更為重要。」

既然他們官僚，她不伺候也罷，反正死者是個害人精，死了就死了吧。

「嗯。」古天志對她的說辭頗為滿意，「兩位大人，接下來……」

羅大人又開了口，說道：「既然首輔大人有所囑託，就還是讓這新來的瞧一瞧，王大人你說呢？」

左側主位上的左副都御史王大人點點頭，「羅大人所言極是。」

古天志眼裏閃過一絲不快，但也沒再說什麼。

「走吧，一起去看看去。」羅大人站了起來。

紀嬋跟在幾位大官身後進了上房西次間。

屋子裝飾得極為奢華，但因為到處都是血跡而變得狼狽不堪。

室內中間的一大灘烏血被踩得亂七八糟，看血量，任飛羽身體的血應該所剩無幾。兩張杌子東倒西歪，不知是抬人時弄倒的，還是打鬥時弄倒的。

血泊前面的地面上、牆上、太師椅上，以及落地的花瓶等裝飾品上，噴濺的血跡不多，挨著西次間的八仙桌上倒是有一大灘，一面多一面少。

紀嬋問道：「下人發現時，屍體是躺在八仙桌旁邊嗎？」

老仵作急忙點點頭，「老朽問過，的確如此。」

羅大人看了紀嬋一眼，問道：「你因何得出這個結論？」

紀嬋道：「回大人，死者被割喉而死，必然會產生大量噴濺的血跡。」她指了指地面和牆上，「那裏血跡不多，一來說明距離遠，二來說明有阻礙，三來八仙桌上有大片的噴濺血跡。」

「綜合上述，二十一大膽推測，死者應該是跪在八仙桌後，被兇手從身後割開了喉嚨。兇手鬆開死者後，死者滑到地上，這才形成了這樣的血泊。另外，這片區域內的瓷器不碎，燈臺不倒，所有傢俱完好無損，說明兇手一進來就控制了死者，熟練且有掌控力，不但有預謀，且極為兇殘。」

羅大人與王大人點頭表示讚賞。

古天志卻道：「分析得不錯，但對抓捕兇手毫無用處。」

王大人凌厲地看了古天志一眼，說道：「那就請通判大人說幾句對抓捕兇手有用的如何？」

古天志皺著眉，不自然地抽了抽嘴角，扭頭看向一邊。

羅大人捋了捋長鬚，說道：「小紀是吧，關於這間屋子，你還有想說的嗎？」

紀嬋道：「這裏基本上沒什麼了，腳印雖然多，但可以確定沒有兇手的。如果可以，我想看看兇手在其他地方留下來的痕跡。」

羅大人對王大人說道：「花園有，不如大家一起走一趟？」

王大人頷首，做了個請的動作。

紀嬋轉身，視線下意識地再掃一遍，這一看，她還真發現了一處疏漏——門檻底下躺著一條染了血的布條，看著像隻襪子。

紀嬋走近一看，果然是襪子，她戴上手套撿了起來。

襪子上的褶皺極多，應該被緊緊地揉過，除血跡外，還有些地方是濡濕的。

古天志「嗤」了一聲，「順天府查過了，這是世子的髒襪子，應該是救人時弄掉

的。」

紀嬋懶得理他，沒吭聲，一邊思考，一邊往花園去了。

從小垂花門出來左轉，穿過月亮門就是花園。

花園不大，建得極講究，到處都有石板鋪路，想找腳印幾乎不可能。

花園的核心部分是假山和涼亭，沿著石板路繞到北側，北牆邊上栽著幾棵高大古老的松樹，其中一棵松樹的粗樹杈上掛著一根丈餘長的草繩。

那是最普通的民間草繩，打的繩結極簡單，沒有任何特徵可言。

總捕頭是個三十出頭的漢子，他親自給幾位大人做了介紹，「兇手就是從這裏逃走的，手抓住繩子，腳配合手，蹬著牆壁上下，並不難。這十四個擦蹭痕跡是左右腳一起的，外面的比裏面少幾個，兇手落地時應該是跳下去的。」

紀嬋問：「外面有腳印嗎？」

總捕頭道：「牆根下的泥土有被撥弄的新鮮痕跡，應該是兇手離開時清掃腳印留下的。」

紀嬋搖搖頭，「兇手有極強的反偵察能力，這個案子很不簡單。」她走到牆根處，仔細觀察圍牆上的痕跡，說道：「兇手只有一人，鞋底乾淨，幾乎沒什麼泥土，丈餘高的牆，七下蹬踩，且右側痕跡更重，說明兇手力氣不大，右腳的力量比左腳大。」

總捕頭聞言連連點頭，道：「正是正是，鞋底乾淨，可能是乘車來的，不踩泥地。兇手養尊處優，不是尋常百姓。」

紀嬋失笑，所以，司豈就有嫌疑了嗎？

司豈是胖墩兒的親生父親，不能無辜背上這種罪名，以免影響胖墩兒的將來。看來她真得多做些努力，就算抓不到兇手，也該排除他的嫌疑才行。

從花園回來，一行人去了東次間。

武安侯就坐在東次間的羅漢床上，幾位大人進去時，他起身迎了上來，凌厲的目光直直地射向紀嬋，說道：「看吾兒遺體可以，日後如有什麼不好的傳言，本侯必定唯你是問。」

紀嬋嚇了一跳，「那我不看了行吧」這句話在嘴邊打了個轉，又勉強嚥了回去，她人微言輕勢單力薄，盛怒下的武安侯還是不得罪的好。

羅大人是個和善的老人，解圍道：「你去看看吧，只要對抓到兇手有利，侯爺是不會怪罪你的。」

紀嬋拱了拱手，「在下定全力施為。」

屍首頭西腳東地躺在停屍床上，身上蒙著一大塊白布。

紀嬋把染血的襪子扔在一邊，打開勘察箱，取出一副口罩戴上。

揭掉白布，淡淡的尿騷味、臭味更加直接地傳了出來。

古天志、王大人轉開臉，武安侯則痛苦地用雙手掩住了臉，只有羅大人同紀嬋一起站到了屍體旁。

死者已經被簡單清理過了，穿著乾淨的中衣，額頭上有挫裂傷，臉頰上有淤青，左臉比右臉的傷情嚴重，鼻梁骨折，歪向右側。

因為出血明顯，以上都是生前傷。

紀嬋上手按了按死者額頭上的挫裂傷，骨擦感明顯，說明額骨有輕度骨折。脖子被劃開一道大口子，頸總動脈、頸靜脈被割開，血基本上流乾了，屍斑淺淡，脖子後面有勒痕。

死者的手臂極為僵硬，無法曲折肘部。

從他被發現死亡，到紀嬋進這間屋子，總共不到八個時辰，屍僵處於最大化，所以死亡時間基本上沒錯。

死者手腕上有輕微擦痕，說明此處被捆綁過，乃是掙扎時產生的痕跡。

紀嬋湊到屍體邊上，細細查看脖子上的巨大傷口，說道：「結合兇手攀牆時的判斷，兇手的力氣可能不夠大，所以他割了兩刀，割傷大約四寸，割斷了頸總動脈和頸靜脈，造成大量失血，這是致命傷。兩刀在中間重合，但頭尾各有兩道割傷，都是左深右淺，兇手從背後下刀，應該是右撇子。」

老件作聽到紀嬋如此說，登時汗如雨下。

羅大人看看古天志，又看看老件作，問後者，「你以為如何？他說得可對？」

老件作顫顫巍巍地走過來，對著脖子上的巨大傷口足足研究了一盞茶的功夫，這才彎著腰說道：「這位小哥所言不差，是小人無能，沒能看出兇手的行兇方式。」

羅大人又問武安侯，「侯爺怎麼說？」

武安侯過來看了看傷口，只兩眼就退了回去，沒再說話。

他顯然知道紀嬋關於跪在八仙桌旁的那番推斷。

紀嬋也不贅言，站在一邊，默默期盼可豈是個左撇子。

古天志依舊不以為然，「左撇子的人從來不多，但右撇子比比皆是，在場的有不是右撇子的嗎？」

屋子裏沉寂片刻，雖然沒人應和他的話，但大家的表情告訴紀嬋，他們是贊同的。紀嬋冷笑，她能看出兇手是右撇子就不錯了，法醫要是看看傷口就能直接破案，還要你們這些廢物幹什麼？

可不滿意歸不滿意，該做的還得做。

古代生活很無趣，有個難些的案子琢磨琢磨，抓幾個變態人渣，也算個精神寄託。

紀嬋把目光放到死者的臉上，死者被打得很重，嘴唇上有五道裂口。

她把上下唇分開，按了按牙齒，說道：「上牙四顆鬆動，死者左側缺了一顆上頷尖牙，有人在現場看到牙齒嗎？」

總捕頭回答道：「我們搜過整間屋子，不曾發現牙齒。」

紀嬋直起腰，說道：「那極有可能被兇手帶走了。」

古天志怒道：「兇手取牙何用？一定還在屋裏，還不趕緊去找。」

總捕頭應了一聲，小跑著出去了。

羅大人道：「小夥子確實有獨到之處，你可還有其他見解？一併說出來，大家都聽一聽。」

「好。」紀嬋道：「以在下愚見，兇手敢一人行兇，說明其對這間別院有所瞭解，對死者的習慣亦有所瞭解，知道他晚上獨睡一間，並事先有過周密謀劃。死者的

額骨骨折，是生前受到的重創，結合兩名小廝的情況，兇手應該先擊昏了死者，繼而用一隻襪子堵住死者的嘴，另一隻襪子綁住了雙手。」她拎起襪子，「諸位大人請看，這隻襪子被狠狠揉過，上面有血跡，也有口水。」

王大人點點頭，「手確實被襪子綁起來了，兇手為更加隱蔽的殺人，用襪子堵住口唇亦是情理之中。」

紀嬋再道：「死者脖子後面的勒痕是兇手揪著死者的中衣毆打所致，之後他讓死者跪在八仙桌後，用匕首割斷頸部，最後掰下鬆動的牙齒。其殺人手段有章有法，乾淨俐落，脫身時亦輕鬆自如，不但對死者進行了審判和折磨，還帶走了一顆牙齒作為紀念，這種種跡象都表明兇手……」

羅大人眉頭深鎖，接著話說道：「兇手不只殺了武安侯世子一個，手上必定還有其他人命。如果所料不差，其他死者可能也是被人以割喉放血的方式殺死，並同樣丟了牙齒。」頓了頓，又道：「老夫記得，去年大約也是這個時候，秦州知府的嫡次子被殺死，生前被毆打，死後丟了一顆門牙，但那顆門牙並未引起衙門的注意，兇手至今逍遙法外。」

王大人試探著問道：「羅大人的意思是……」

羅大人正要再說，武安侯忽然開了口，「憑這道傷口，以及對吾兒死亡時的位置推測，就可以斷定兇手是右撇子了嗎，這是不是太兒戲了些？我大慶朝的左撇子都會用右手寫出一筆好字，焉知兇手不是為了掩人耳目，故意用右手殺人？另外，如果兇手是左撇子，用右手殺人，力氣小些也是理所當然吧。」

「再說秦州那個案子，殺人無非那幾種方法，秦州知府之子被人以同樣的方式殺死又有什麼稀奇？他死在秦州，與我兒何干？」他不客氣地指了指紀嬋，「對此，你有什麼話說？」

紀嬋面無表情，說道：「稟侯爺，可以證明兇手是右撇子的事實有三點。首先是這道傷口，其次是圍牆上擦蹭的痕跡同樣右輕左重，第三死者臉上的淤青以及鼻子骨折的方向亦同樣可以證明。」

她走到老件作身邊，拱手道：「前輩，小輩得罪了。」說完揪住老件作的衣領，朝其臉上右手虛打一個勾拳，再左手虛打一個勾拳，「兇手想要懲罰，心中必定帶著怨氣，一拳打折鼻梁骨，可見其盡了全力，難道他在這個時候還會想著左手重重的打，右手輕輕的來嗎？他是來殺人的，不是唱戲。」

武安侯惱羞成怒，「閉嘴！一口一個死者，對吾兒大不敬。」

紀嬋打了一躬，誠心誠意地說道：「在下襄縣人，頭一次進京辦案，不懂京裏的規矩，如果冒犯了侯爺，在下深表歉意，望王爺海涵。但在下以為，替世子找到真兇，就是對世子最大的尊敬。」

武安侯怒道：「混帳，就憑一個右撇子，能斷定真兇是誰嗎？」

紀嬋不卑不亢，「侯爺，明確的調查方向，對於一樁疑案來說至關重要。」

她考慮到在場的人刑偵經驗少，對她所說的不能理解透澈，便請總捕頭配合，完整地還原了兇手進府殺人再離開的經過。

被打的兩個小廝是任飛羽的變童，但他從不留他們同宿，三人胡鬧之後，兩個小

斫去耳房，任飛羽獨自睡在西次間。

因有護衛巡夜，府裏也沒有外人，任飛羽和小廝睡覺時都不門門。

兇手從花園的圍牆進來，長驅直入，先到耳房，用門栓打昏兩個小廝，再進上房，如今門栓作為證據正被順天府的人保管。

之後，兇手打昏任飛羽，用襪子堵了他的嘴，綁上他的手，再拉到床下進行毆打，最後讓他跪在八仙桌旁，用一把刀或匕首，將他脖頸割開。

為證明「跪著」這一點，武安侯同意紀嬋脫掉任飛羽的褲子，檢驗下半身，果然在其膝蓋上發現了淺淺的淤痕，右腿膝蓋後也有一片——這說明，兇手踹過任飛羽。

武安侯終於無話可說。

至此，紀嬋的屍檢任務就算完成了，剩下的是順天府的事。

這個時代的仵作沒有任何社會地位可言，接下來的案情分析也就沒有紀嬋置喙的餘地。

CrescentFamily